

焚劍埋情·碎簪毀盟

戚宜君

蘇曼殊外傳之十

撰焚劍記令人震撼

蘇曼殊的小說「焚劍記」，繼「絳紗記」之後，於民國四年八月刊佈於「甲寅雜誌」，這篇字數略遜於「絳紗記」的小說，風格與內容與「絳紗記」迥然不同。

「焚劍記」以清末民初鼎革時期為背景，敘述廣東沿海一帶兵荒馬亂的情景，集書生、劍俠、弱女、隱士、紅妓、賊寇、無賴子及村野愚夫於一爐；並以顛沛流離，九死一生，崎嶇坎坷，輾轉溝壑的離奇情節貫穿其中，構成了一個曲折哀豔的俠義故事，令人為之震撼不已。

有一個名叫獨孤祭的青年書生兼俠士，不慕榮華富貴，行吟跋涉，來到一處紅壁十里，青萼百仞的窮山絕谷之中，偶逢婷婷似月的少女阿蕙，導之至一所長蘿修竹，水石周流的清靜山居茅舍，從而得識一位鬚髮皆白的老者，及環步從容，淡妝雅服的阿蕙之姊——阿蘭。

阿蘭及阿蕙在名義上與獨孤祭是師生關係，實質上確辭衣侍茶，照拂備至，形同婢僕及妻子。無何兵燹波及山區，流彈中屋，瞬即化為灰燼

，老者嘔血而死，獨孤祭攜二女開始茫無目的地的流亡征途。

途遇受傷的村民周阿大，經歷九死一生到達了香港，將二女及周阿大託付於姨氏家中，獨孤祭說是要前往外地尋訪僧道異人學習武藝，隻身離開了香港。

姨氏欲為阿蘭擇婚梁姓外甥，阿蘭心有所屬，乃潛赴上環吳家為傭；未幾吳家又欲為其配婚莫氏子，不得已再度出走。薄暮在九龍岸邊遇一女子名眉娘亦為逃家者，遂結伴同行，以灰炭自污其面作乞婦狀，兩人相依為命，開始向渺不可知的命運挑戰。

一路落荒而行，遇到過食人肉的馬上英豪，也遇到過袋中藏有五香人心的荷薪樵夫，甚至投宿荒村茅店，店主磨刀霍霍，微聞憐笑低語云：「女子之肉，嫩滑無倫。」阿蘭與眉娘惶悚無比的逃出了旅店，天明洪水驟至，二女於破廟中覓得一鼓得以不死。

阿蘭閨幃弱質，那裏經得起這樣的折騰，兩個月後便病死道中，彌留之際，猶三呼獨孤公子不已；眉娘鬻身一布販之家，殯殮了阿蘭。方慶

暫得食宿之所，詎料隨布販夫婦前往南雄途中，在旅店遇賊，布販慘死刃下，眉娘被劫至船上，忽見一俠士馳至，揮劍嚇跑了賊人，這個俠士就是獨孤祭，聽說阿蘭已死，大慟不止。

獨孤祭所執之寶劍有一最大特色，出鞘時剛厲無比，可以削鐵斷金；收入鞘中則柔韌如皮帶，可以捲藏腰間。獨孤祭護送眉娘抵香港，又條然不知去向。

眉娘家有繼母，兇悍毒虐，不得已暫投於鄰嫗之家。據鄰嫗言，自幼腰細如柳，綽約多姿，其父於上海富春里以拉東洋車為生，里中「賽萬」就是名妓傅彩雲高張豔幟的所在。先是傅彩雲為洪狀元夫人，曾與狀元夫婦出使外國，後來洪狀元過世，傅彩雲亦飄零人海。「庚子八國聯軍之役」，聯軍統帥瓦德西慕彩雲之風流，嘗召入禁中度晨昏，常策駿馬出入宮門，京師繁華賴以折衝樽俎而得以保存者甚多，人多稱其為「曾臥龍床者」。如今傅彩雲雖已美人遲暮，然所蓋粉頭猶承其流風餘韻，廣為富商巨賈所爭逐，鄰嫗的父親看得眼紅，遂把親生女兒也推進了火坑。鄰嫗在青樓中迎張送魏，終遇一粵人為其脫

籍，惜夫家視其爲外江妖妓，極力排斥，而其夫更虛詞詭說，視其爲玩具一般，委頓床枕之日，即秋扇見捐之時，如今流落香港，僅爲店家壓薦爲線，得資營生，言已淚如雨下。

眉娘聽了鄰嫗的故事，反而堅強的鼓起了勇氣，備於一家煙館；一日見獨孤癸癸然而至，踞榻捉一煙客，說是要爲友報仇，割其雙耳，縱之使去。

後來眉娘嫁給了煙館主人，阿蕙遵姨氏安排，嫁給了梁氏子的木主；而獨孤癸癸遇到了周阿大，備悉一切，取出腰間之劍，令周阿大焚之如焚紙焉。

「焚劍記」的主角是獨孤癸，先是書生，後是俠士，他在何處向何人習得武術，並沒有清楚的交代。獨孤癸自然又是蘇曼殊的化身，而阿蘭似乎又是「斷鴻零雁記」中的雪梅，阿蘭姨氏之迫婚，亦與雪梅繼母之迫婚相同；阿蘭之與眉娘，又頗似雪梅之與侍兒。兩相比較，如出一轍，大抵言之，「焚劍記」的寫作技巧，仍不出「斷鴻零雁記」的軌跡。

楊鴻烈說：「焚劍記說的是宣統末年，獨孤癸在變亂中的情史，這位公子却是能劍強扶弱，仗義打不平，很有武勇的好漢子；那女主人翁阿蘭在遭逢水災暴卒之後，她的妹妹阿蕙又迫不得已過門守節，獨孤公子後來由周阿大口裏，得知她們淒慘的終局，於是『出腰間劍，令周阿大焚之，如焚紙焉！』其中描寫生民的疾苦，人心的險詐是足可稱述的，至於情節的悽惻動人之處，反而不及『絳紗記』高明。」

「絳紗記」與「焚劍記」兩篇小說，是蘇曼殊在千葉「蒲田園」中養病時，扶枕執筆，閉門造車，所寫成的兩篇姊妹作品，其中信筆所至，不免涉於虛構及玄想，然而在當時確曾緊緊的抓住了變亂時期青年人的苦悶心理，而且「焚劍記」中又添加了武俠小說的情節，因此在上海「亞東圖書公司」以兩篇小說合刊出版發行，曾經風行一時，並有英、日兩種譯本呢！但是過了幾年「新文學運動」興起以後，胡適之大力批駁「鴛鴦蝴蝶派」之餘，並於「答錢玄同書」中毫不客氣的說：「『絳紗記』所記全是肉慾，而『焚劍記』直是一篇胡說！」認爲其書尚不可比「聊齋誌異」之百一，有何價值可言也。

楊鴻烈的評斷尙稱允當，而胡適之的論調就難免失之偏激，且有欠公平了。無論如何蘇曼殊的文筆清麗，敘事曲折，人物生動，辭藻雅潔，自有其獨到的特色，豈可一竿子打翻一船人，硬說它毫無價值可言呢？

大約是經歷及思維的局限，蘇曼殊的小說在地域及人物上，始終脫離不了他熟悉的圈兒，而在情節上雖有突破的意願，然似乎欲振乏力，並不能鋪排出令人五體投地的局面，這大約與他頻年病魔纏身，因而精神不濟也脫不了干係吧！

青島攬勝偏愛西湖

蘇曼殊在日本養病並撰寫小說期間，國內情勢亦在急速的變動之中。

就在「焚劍記」在「甲寅雜誌」發表的同時，日人賀長雄也大力鼓吹君主立憲運動，美人古

德諾更在「亞細亞日報」上發表「共和與君主」一文，大意是說：「美爲共和先進國家，彼邦人士尚不以中國採行共和制爲然，則共和與中國國情之鑒柄可知，世界國體，君主實較民主爲優，而中國則尤不能不用君主政體。」

被稱爲「曠代逸才」的楊度，更發表「君憲救國論」，倡言：「立憲非君主不可，君主又非立憲不可。」於是帝制運動一時甚囂塵上。民國四年八月二十一日「籌安會」成立，楊度與孫毓筠爲正副理事長，嚴復、劉師培、李燮和、胡瑛爲理事，時人稱之謂「籌安六君子」。

袁世凱對於「籌安會」的態度，採取對外否認，對內默許。「籌安會」敲鑼打鼓，熱烈的展開偽造民意的各項活動，到了十一月中旬，便由各省代表呈遞「推戴書」，恭戴袁世凱爲中華帝國皇帝，承天建極，傳之萬世。袁世凱僞裝謙讓，自稱「功德不足，希望大家熟籌審慮，另行推戴」。經過二次推戴，袁世凱始自稱「惴惴交際，義不容辭」的承受了下來。改訂民國五年爲洪憲元年，大典籌備處積極籌備改元登基事宜，袁黨人士個個忙得不亦樂乎！

洪憲帝制運動，促成了國內外反袁勢力的大結合。被袁世凱刻意籠絡的雲南都督蔡鍔，調來京城，封爲昭威將軍，實際却是對其處處加以提防，雖界予高位，然毫無實權可言。蔡鍔既然身在虎口，不得不虛與委蛇，眼看帝制運動如火如荼的在進行，遂在名妓小鳳仙的掩護下逃離京城，繞道日本、安南，於十二月十九日抵達昆明；兩天後在「護國寺」召開秘密會議，組織「護國

軍」，由蔡錫、李烈鈞、唐繼堯分任第一、二、三軍總司令，於十二月二十五日通電袁世凱取消帝制，限定二十五日上午十時前答覆，屆時雲南即正式宣佈獨立。

袁世凱的登基大典仍然如期舉行，雲南「護國軍」則分頭攻略四川、貴州及廣西，勢如破竹，節節逼進，袁世凱難以招架，遂於三月二十二日宣佈撤消帝制，又過了兩個多月，袁世凱終於暴斃於「新華宮」中。

這一年裏國內政治的巨大情勢變動，蘇曼殊只是密切注意其發展而已，他多年前曾經與「洪憲六君子」之一的劉師培，在東京同住了一個屋簷下，如今劉師培風雲際會，貴為袁世凱班底中的紅人，蘇曼殊却嗤之以鼻，仍然好整以暇的徜徉在日本各地的山水之間。但是當他聽說「民國雜誌社」的發行人居正，當蔡錫途經日本返回雲南之際，曾經秘密會商，等到雲南「護國軍」正式起義，居正也是星夜渡海歸國，在青島組織「護國軍」，起義討袁，南北旗鼓相應，聲勢十分壯盛，蘇曼殊聽到了消息，精神為之一振，宿疾也就豁然而癒，匆匆趕往青島，以期共襄盛舉。這是民國五年初春的事，他這次在日本居留的時間總計有兩年零三個月，算是他離開學校以後，在同一地區停留最長的一段時間了。

蘇曼殊到了青島，目睹居正所領導的「護國軍」健兒驍悍豪邁，軍容整齊壯盛，不免大為興奮，對居正大事慰問及鼓勵，本擬在軍中效力，無奈其孱弱的身子及淡泊的性情，實在不適合玩刀弄槍的軍中生活。於是在居正的鼓勵下，正值

春暖花開的季節，偕同周南陔等人，遍遊青島名勝古蹟。

青島位於山東半島之南，北面有嶗山，南面有瑯琊山，形成一個環抱的港灣。經過德國人的大力經營，市區廣植花木，加上氣候良好，碧海青山，宛如人間仙境。「青島公園」、「海濱公園」、「四方公園」及「觀象山公園」等處花木葱蘢，曲徑通幽，亭臺樓榭，假山魚池，到處花團錦簇，璀璨奪目。事實上整個青島市區，就是一座美麗的大花園，偌大一片燦爛美景，令人目不暇給。

到了青島不能不遊嶗山，俗話說：「泰山雖云高，不如東海嶗。」嶗山峯巒疊翠，林木蒼鬱，石階萬級，雲霞變化，紫氣氤氳，恍如仙境。邱處機有詩云：

卓犖鰲山出海隅，霏微靈秀滿天衢；
牽峯削至成千仞，亂石穿空一萬枝。

嶗山自古即有仙山之稱，秦始皇、徐福、樂正子、王旻、李華周等帝王和神仙們都曾與嶗山結緣，「八仙過海」也是由此出發。嶗山的靈秀風光加上神秘色彩，自然大大的吸引了蘇曼殊，於是偕周南陔等人，乘汽車東行，經過路駝嶺、王哥莊等處，抵達南麓沙子口，捨車乘竹轎拾級而上，一路峻嶺環抱，松柏夾道，到了「聚仙宮」、「煙霞洞」，迎面便是陡峭的「梯子石」，高約一千三百餘級的石階小徑，依山臨海，風勢強勁，必須徒步攀登；蘇曼殊身子虛弱，爬了不到三十階，便累得上氣不接下氣，臉色蒼白，額頭汗珠大如黃豆滾滾而下，不得不坐了下來，直

嚷着：「身體不濟，實在掃興！」

周南陔慙着說：「上面有泉水兩處，水味一甘一苦，名為『甘苦泉』。泉下澗水奔騰，聲震崖谷，再上去還有『鐵瓦殿』、『金剛宮』、『太華宮』、『六合宮』、『白雲庵』等古剎，頂峯更有所謂的『躍龍峯』，四面懸崖絕壁，中有水潭，深不可測。」同行人等也說：「離此不遠即『南天門』，青霞掩映，兩峯挿雲，蔚為奇觀。另外『觀日臺』刻有『浴日奇觀』四字，是觀看東海日出的佳處；『棋盤山』一帶，危巖聳峙，遠望如一片樓臺；『八仙墩』是一塊懸空的巨石，相傳『八仙過海』即由該地出發。」大家說得天花亂墜，頓時忘記了旅途的疲憊。

蘇曼殊聽得入神，遂鼓起勇氣再往上爬，無奈力不從心，只跨出了十多級又兩腿一軟，幾乎昏厥了過去；周南陔生怕鬧出亂子，於是只好草草的結束了嶗山之遊，打道下山。在青島又盤桓了數日，遂向居正告辭前往上海，暫寓環龍路孫中山先生的住宅。等到身體狀況好轉，蘇曼殊又到了靜謐、柔美的西子湖畔，與友人書云：「胸膈時時作痛，神經紛亂，閉門猛抽雪茄煙外，只好垂綸湖畔。」此一時期蘇曼殊不時來往於滬、杭之間，並曾撰成「碎簪記」發表於上海「羣益書社」發行，陳獨秀主辦的「新青年雜誌」中。歲暮，居西湖「陶社」，與劉半農書云：「比來湖山欲雪，氣候較滬上倍寒，日唯靜臥，了無意趣。若在開春，則綠波紅檻間，頗有窺簾之勝。日來擬過滬一行，畏寒而止。」一日，微雪中林之夏泛舟西湖訪曼殊於「陶社」，有詩云：

屏為山，鏡為湖，扁舟雪霽纖塵無；連朝客枕不成夢，孤城傳警中宵呼。曾思歸去並攜琴，此邦久處懷清娛；天寒海遠歲方宴，行止未審意緒紆。今晨乘興出吾廬，湖山得伴懼羈孤；曼殊為我語異域，遂留作饌供伊蒲。重洋隻履君壯夫，東西球畧探朝哺；捲單印度習梵夾，手教佛骨窺浮圖。及今憂患俱生餘，聽歌趨闕慙寧遠；他年此象可追追，一紙留影垂臨摩。林之夏往訪蘇曼殊，蘇曼殊於「陶社」煮茗待客，憑欄眺望湖上雪景，別有一番清趣。蘇曼殊當日與級頗佳，與林之夏暢談異國聞政孜孜不倦。其時陳去病等一班老友正在杭垣省府任職，均對曼殊有所照顧，生活不但不虞匱乏，據說日常用度還頗為潤綽呢！

碎簪悲劇戒勿濫情

蘇曼殊對杭州西湖有特別的偏愛，前後總計前往該地流連忘返者達十三次之多，民國四年十月是他一生最後一次抵達西湖，先住「新新旅館」，後住「秋社」，復遷「陶社」，中間雖然曾經往返滬上兩次，但這次居留西湖的時間頗久，一直到翌年開春，才離開風光明媚的西子湖畔。陳獨秀主持的「新青年雜誌」向蘇曼殊邀稿，當時蘇曼殊正在西湖閒居，遂以他所熟悉的西湖與上海為背景，撰寫了一篇一萬二千餘字的小說——「碎簪記」，大意是說一個多愁善感而又

多病的青年，陷入三角戀愛之中，終於無力自拔，一男兩女均在舊式的婚姻制度之下，犧牲了三條寶貴的生命。滿紙充滿濃郁的悲劇氣氛，頗能抓住當時的時代脈搏，引起一般年輕人的感嘆與共鳴。

「碎簪記」不同於以往的幾篇小說，蘇曼殊完全是以客觀的身份，敘述他的好友莊湜的愛情故事。故事從兩人同遊西湖開始，一日莊湜獨自策馬出遊，蘇曼殊憑欄遠眺，見楊柳輕飏之下，碧水紅蓮之間，有扁舟徐徐划來，載一淡妝女郎，這便是這篇小說中的第一女主角——杜靈芳。

杜靈芳綺年玉貌，儀態萬方，係莊湜之好友杜靈運的妹妹，曾在羅馬留學四年。杜靈運肝膽照人，昔年在京師曾仗義挺身，救過莊湜的性命，莊湜感恩戴德之餘，連帶也對其妹產生了無限的情意，然兩人只是心儀而已，始終未曾謀面；此番杜靈芳侍母前來錢塘觀潮，順道來訪，却失之交臂。他日又有一容光媚豔，丰韻娟逸之少女來訪莊湜，聽說莊湜已經返回滬上，狀至惆悵，此即這篇小說的第二女主角燕蓮佩。

燕蓮佩幼工刺繡，兼通經史，係莊湜嬌嬌之外甥女。莊湜自幼父母雙亡，端賴其叔嬸將其撫養成成人，因而對叔嬸猶如父母也。杜靈運遠適歐洲，屢次在書信中勸莊湜與靈芳早訂婚約，但莊湜叔嬸之意則在蓮佩。莊湜既不忍心違背叔嬸之意，但又丟不下心儀已久的杜靈芳，遂陷入苦惱的深淵，長夜無眠，痼病住進了醫院。蘇曼殊前往探病，適杜靈芳首度與莊湜相見；莊湜備述神交已久，思慕良深，今日始得一睹芳範，幸何如

也！杜靈芳雙頰酡紅，羞赧久之，但言：「碧海青天，矢死不易吾初心也。」既而拔髮上玉簪授莊湜道：「天不從人願，碎之可爾！」言訖，淒然離去。杜靈芳與莊湜會面，僅此一次而已；而燕蓮佩則由於莊湜叔嬸的促成，曾經有多次交往的機會，日久生情，自所難免，何況燕蓮佩亦明艷照人的閨閣秀媛，豈能無動於衷？然則莊湜究竟情歸何處，連他自己也搞不清楚。

莊湜病癒後，堅邀蘇曼殊同住於叔父的「江灣別墅」中，希望藉其遊說，以改變叔嬸的心意，無奈莊氏叔嬸堅決認為「自由戀愛，純屬蠻夷之風，長輩之命，媒妁之言，才是婚姻的正途」，因之，始終不肯接納莊湜與杜靈芳的情感事實。巧的是燕蓮佩與杜靈芳原係同鄉同學，燕蓮佩稱譽杜靈芳「虛衷密鑒，婷婷玉立」；杜靈芳亦稱許燕蓮佩「和婉有儀，柔淑堪嘉」。表面上兩人似乎是惺惺相惜，實際上却並非如此，最起碼燕蓮佩就會經暗地裏勾心鬥角的，注意過莊湜與杜靈芳交往的情形。燕蓮佩由青島歸來，見了莊湜除了關心他的病情而外，緊接著便說：「前曾往西湖探君，不料君已返滬。」已而復問：「湖上遇靈芳姊否？」莊湜答：「彼時適策馬出遊，故未遇之。」燕蓮佩睜了莊湜一眼續問：「然則至今未之見面耶？」

莊湜無言以對，燕蓮佩凝視着莊湜，似乎在這說：「枕畔贈簪之事，余已一一知之矣！」

目睹兩人針鋒相對的談話，蘇曼殊為之惴惴不安，莊湜似乎已經方寸大亂，雖然千方百計的加以勸慰，然而終究是於事無補的空話。

過了兩天，在莊湜叔孀的安排下，燕蓮佩遷來「江灣別墅」小住，以期在耳鬢厮磨下，快速的增進兩人的情誼。燕蓮佩小心翼翼奉茶送水，殷勤備至，然而莊湜則對其十分冷淡，每次晤面，僅莞爾示敬而已。莊湜心念杜靈芳，曾與蘇曼殊專程往訪，乃知靈芳母女已往崑山數日，悵然而返，比歸別墅，則見蓮佩迎於苑外，探懷出一函稱：「是靈芳姊手筆，告我云：『已至崑山，不日返也。』」時值春暖花開，在莊湜叔孀的慫恿下，由蘇曼殊陪同莊湜、嬌母與燕蓮佩外出作竟日之遊，先至肆上購物，再至「春申樓」午餐，接着遊覽「徐園」、「梁園」及「崔園」，晚間又至劇院觀劇，整整玩了一天，燕蓮佩倍覺歡欣，乃益增其媚，後來才知道這一天是燕蓮佩的生日呢！自從此次一遊之後，燕蓮佩似乎對莊湜更加熱絡，但是莊湜却始終冷若冰霜，頻頻嘆嘆，使得伊人淚濕絲巾，悲悽不已。

無巧不成書，當莊湜與燕蓮佩親熱熱的走進「春申樓」時，杜靈芳剛好正在那裏用餐，看見了他們的親暱鏡頭，心中自然十分彆扭。人在情急之下，難免行事冒冒失失，杜靈芳茫無目的的跑到了「江灣別墅」，適莊湜等出遊未歸，經過與莊叔一番懇談，遂找出所贈玉簪擲地粉碎；待至莊湜得悉玉簪已碎，頓時含淚對燈，狀若木人，燕蓮佩前來勸慰，根本無濟於事，於是掩面奔回臥室，夜深人靜後以小双自斷咽喉而死。

這廂的莊湜僵臥床上，面呈紫色，唇間蒼白，全家大小忙成一團，其叔尚憤憤然大談「街女不貞，街士不信」的高論。而杜靈芳適巧託人

送來一信，蘇曼殊乘間覽之，信云：

「病院相晤之後，銀河一角，咫尺天涯；每思隆情盛意，即亦點首太息而已！今者我兩人情分絕矣。前日趨叩高齋，正君偕蓮姑出遊時也。蒙令叔出肺腑之言相勸，昔日遺簪，乃妾請於令叔碎之，用踐前言者也。今玆玉簪既碎，而吾初心易矣。望君勿戀戀細弱，須一意憐愛蓮姑，妾此生所不與君結同心者，有如數月！復望君順承令叔孀之命以享家庭團圓之樂，則薄命之人，亦堪告慰。嗟夫！但願訂姻緣於再世，盡燕婉於來生！自茲訣別，夫復何言？」杜靈芳的「訣別信」不啻是火上加油，當天夜裡莊湜便氣絕身亡矣！蘇曼殊往訪杜靈芳，據其婢言已於前夕自縊而死，就這樣三個有情人均先後遽殞其天年，令人感嘆之餘，頗有莫名其妙之感。

據蘇曼殊的友人說，他的這篇「碎簪記」最富事實成份，確有其人其事，在民國初年歐風剛剛傳來中國之際，接受自由戀愛思想薰陶的青年男女，事實上仍然揹負着沉重的舊禮教的枷鎖，得不到社會的同情，更無法獲致長輩的諒解，在今天看來不成問題的困難，但在當時便構成無法突破，也無法解決的死結，左思右想始終找不到一條出路，於是便執着的走向自我毀滅的道路上。莊湜自幼嬌生慣養，手不能提，肩不能挑，是一個典型的公子哥兒人物；燕蓮佩博通經史，德容兼備，善體人意，柔淑堪嘉，按理應該是一位十分理想的對象；而杜靈芳明艷秀雅，儀態萬方，加上由她哥哥杜靈運處轉移而來的情誼，使得她的形象在莊湜心目中頗為突出。如果妥善加

以處理，未嘗不可以得到圓滿的結果，即使用最下下之策，拖上一些時日，問題也就會在「時間可以沖淡一切」的公式下沖淡了不少；無奈三個人都是死心眼，因此悲劇也就接二連三的發生了。燕蓮佩一意孤行，以小双自斷咽喉而香消玉殞，緊接着杜靈芳寫完了「訣別書」亦自縊身死，墮下莊湜也只有順理成章的走向不歸路了。

楊鴻烈說：「『碎簪記』是蘇曼殊的朋友莊湜的三角戀愛故事，杜靈芳是莊湜自由訂的未婚妻，燕蓮佩是莊湜的叔孀強訂下來的未婚妻，他們三人都有真摯深厚的情愛，但靈芳訂約在先，所以莊湜雖受了蓮佩的無數溫存、賦態，仍凜然為不可之男子。在莊湜叔孀方面却以靈芳自由訂約是『蠻夷之風』，而他們三人又彼此互顯手腕，於是結局連佩自殺，靈芳縊死，莊湜自然也就一病不起了！在這幕濃厚的悲劇空氣裏面，文筆的纏綿盡緻當然是很好的了，尤以描寫西湖的風月，上海社會裡莊湜叔孀的家庭，令人耐讀。」

楊鴻烈的說法還算是持平之論，而郁達夫則說「碎簪記」的描寫手法，仍舊是一個「某生體的中國濫小說匠」的格律，而且碎簪的過程，大有抄襲「茶花女」之嫌，結論是：「我真不解絕世聰明的曼殊大師，何以會做出這樣的文章來！『郁達夫的評論難免過於激烈，無論如何『碎簪記』行文與命意仍然有其獨到的特色，最起碼他告訴了讀者一句話，那就是『不可濫情，否則是要付出生命的代價，來作為抵償的啊！』至於文辭的瑰麗流暢，自然是不在話下了。因此『碎簪記』應該是有它正面的價值的啊！」

花錢買情辜負佳人

蘇曼殊這一次在西湖閒住，得到許多正在杭州任職的朋友們的照顧，不但下榻之處不必發愁，而囊中似乎也頗為充裕。據說他獨居「巢居閣」時，嘗令「放鶴亭」一婦人製一布衲，界以十金，曰：「已足够否？」婦人大驚曰：「何消如此？」欲却之，曼殊竟攜布衲揚長而去。

當蘇曼殊與楊滄白之父楊太公同住於「秋社」時，日唯盪槳湖上或垂釣磯渚，在他寫給楊滄白的信上說：「足下何日來看雪湖？湖上佳話正多，奈無文士耳。近學小說家言，得『密髮虛靈，婷婷玉立』此八字者，擾人神經不淺。」他說的八個字便是「碎簪記」中對杜靈芳的形容辭句，可知當時他是正在撰寫這篇小說，天天沉湎在紅粉佳人的玄想中呢！惺惺相惜却緣慳一面的江蘇江陰人劉半農，函詢「碎簪記」是否確有其人其事，蘇曼殊答函云：「來示過譽，誠惶誠恐，所記固屬子虛，望先生不必問也。足下所撰『拜倫記』靈秀罕傳，令人神往，細讀一通，知吾公亦多情人也。不慧正如圖騰社會中人，無足為先生道也。」杭州有馬一浮者，博覽羣籍，無書不讀，所作「未央瓦」詩有句云：「猶是阿房三月泥，燒作未央千片瓦。」蘇曼殊大為激賞，曾專程往訪，兩人娓娓清談，快慰平生。

邵元冲託人帶給蘇曼殊摩爾登糖二百七十三粒，夾沙酥糖十盒，紅豆酥糖十盒，不到兩三天被他吃得一乾二淨，「糖癮」大發之餘，蘇曼殊於年關將近時回到上海。其時他的摯友劉三正在

「北京大學」執教，而劉夫人陸靈素不慣北國風雪嚴寒，南來滬上度歲，暫寓嵩山路吉益里高君曼家，蘇曼殊常往高家飽啖劉夫人為他準備的糖果、菓子等物，意猶未餒之餘，更要陸靈素為他調製八寶飯，雖然客居不便，調製未盡精良，而曼殊已經為之大樂。劉三和陸靈素是由師生而結成夫婦，鶼鶼情深，恩愛逾恒，只生了兩個女兒，劉三頗以無嗣繼香煙為憾。俗稱生子曰「弄璋」，生女曰「弄瓦」，劉三戲稱其夫人為「瓦窰」，夫人只是微笑而不以為忤。

陸靈素看穿了乃夫的心思，更基於「不孝有三，無後為大」的明訓，因此便着手物色，想為夫君娶個宜男的姨太太，劉三嘴上雖然極力反對，但心頭却是暖洋洋的。果然不久之後她的哥哥陸士諤夫婦，為她找到了一位江北的小家碧玉，肚粗臂圓，福態態一副宜男的模样，於是擇個黃道吉日，便強迫劉三把她收作二房。

據說一夫二婦同住一房，經常是陸靈素在靜靜的抄寫她的「金剛經」，案上焚着香，旃檀香溢，劉三躺在藤椅上，把卷翻閱，看得津津有味；如夫人則在兩人之間，坐着做女紅，低頭拈針，忙個不停。房幃之內，鴉雀無聲，這樣的齊人豔福，一班朋友們均大為羨慕不已。

過了舊曆新年，蘇曼殊又回到了西子湖上，蘇堤春曉，柳絲桃紅，整天划舟垂釣，飽餐湖山美景，直到三月下旬楊花飄綿的時候，意欲東渡探母，遂返上海，遇到鄧家彥及邵元冲，將有遠行，乃撰「送鄧邵二君序」云：「余遊東島歸，遇鄧孟碩、邵中子於春申江上。二君天性孝友，

寬平而不佞，質淨而無求——昔人所謂『術素修而志素定，不以時勝道』者；故與之遊，忘日月之多也。今孟碩就王博士之召，中子作作邊地之遊，排然有感於離合之數；余亦將有意大利之行，絕域停驂，胡姬酒肆。遙念二君白馬驕行，山川動色，他日以臥雪之身，歸來鄉國，復見二君含飴弄孫於桃花鵝犬之間，不為亡國之人，未可知也。」在上海由於故友星散，有心微歌逐色，俛紅倚翠，惜乎人事已非，想起昔日在秦樓楚館的快意情況，心嚮往之之餘，集李義山詩句懷之云：「收將鳳紙寫相思，莫道人間總不知！盡日傷心人不見，莫愁還自有愁時。」算是他此刻心情的具體寫照吧！正在此時，適劉三由京師歸滬上，據云曾遇三姊妹，少孤而有柳絮才，所作詩句，精粹絕倫，示之蘇曼殊，亦認為不可多得，一時興起，逐次韻和之云：

昔聞南國容華少，今日東鄰姊妹三；
妝閣相看鸚鵡賦，碧空應繡鳳風衫。
紅芳滿院參差折，綠暗盈杯次第街；
恐向瑤池曾作女，謫來塵世未為男。
文姬有貌終堪比，西子無顏我更慚！
一曲豔歌春杳杳，四絃輕撥語喃喃。
當臺輕鬥青絲髮，對鏡爭誇白玉簪；
小有洞中松露滴，大羅天上柳煙含。
但能為兩心同在，不怕吹簫事未諧；
阿母幾嗔花下語，潘郎曾向夢中參。
暫持清句魂猶斷，若覩紅顏死亦甘；
悵望佳人何處在？行雲歸北又歸南。

詩中形容的雖然是劉三口中傳述的三位姊妹花，但心中却描繪出蘇曼殊潛意識裡的絕代紅粉佳人，其中有雪梅、靜子、玉鸞的影子，也有金鳳、花雪南、張娟娟的音容笑貌。蘇曼殊嗜好暴飲暴食，有點像「嬉痞」式的過了今天不管明天的作風；也喜歡與漂亮的女性交往，處身在鶯鶯燕燕之間，每每談笑風生，得其所哉！正確的說來，蘇曼殊似乎是熱衷於男女之間熱烘烘的「情」，而儘量逃避男女之間火辣辣的「愛」；「情」與「愛」原屬一體之兩面，如果硬要加以區分，頂多也只是程度及方式上的差別罷了。

「情」是屬於虛幻的、縹緲的、不負責任的；而「愛」則是實際的、真切的、赤裸裸的連繫在一起的、一輩子安危相扶患難與共的。蘇曼殊往往醉心於風月場合虛情假意的打情罵俏，情話綿綿，熱熱鬧鬧的亂烘烘一陣過去了，留下一些虛無縹緲的回憶，就足夠他刻骨銘心的回味無窮了；但却毫不留情的推開了名媛閨秀爲他憔悴，甚至爲他香消玉殞的摯熱芳心；而且在他一生之中從不避諱談情說愛，一有機會便往女性場合裡鑽，更有着許許多多的機會能够真正的一親芳澤，但却從來沒有破過「色戒」，這究竟是什麼原因呢？不由得使人推想到蘇曼殊的生理上是大有「難言之恫」的啊！因此他寧願置身秦樓楚館花錢買「情」，而不願被閨閣淑女用「愛」的繩索把他細綁得喘不過氣來。

試想：美人在抱，軟香溫玉，甚至同床共枕而不能真箇消魂，心中的自慚自穢，無助窩囊是可以想像的了，隨之變成神經兮兮，放蕩不羈，

當然也就其來有自了。

蘇曼殊在愛慾上遭受到了嚴重的挫折，左衝右突始終找不到些許的出路，於是便把他的滿腔熱情，予以變通式的發洩，他熱衷於同美艷的女性交往、厮混，待至撩起了人家的情興，又一溜煙的跑得遠遠的，不負責任，沒有交代，就像個薄情郎似的，辜負了許多紅粉佳人的柔情蜜意。

另外一方面，蘇曼殊也十分專注的把他的熱情加以昇華，在詩文、繪畫、爲學、交友以及尋覓親情方面，投注了不少精力、智慧和時間。詩文清麗雋永，繪畫獨具風格，爲學卓然有成，交友以心換心，都是一般人有目共睹的事實，而三番五次迢迢萬里前往日本侍母開居，主要的目的及動力，無非是在尋覓親情的慰藉罷了。

基本上來說，蘇曼殊的人生是孤獨的、落寞的、無奈的，更是可憐的，他幾乎是漫無目標的在人生的瀚海中飄蕩，像是無根的草、無葉的花，表面上來來去去，多采多姿，實際上何異於乞兒一般的四處流浪呢！

民國六年三月，蘇曼殊已經三十四歲了，這年閏了個二月，桃花已謝，氣候尚未轉暖，想起了逗子海邊七十高齡的母親，又登輪前往日本。到達長崎時，天氣陰冷，時而飄落雪花片片，既而過馬關達神戶，改乘火車到了東京，下住「金閣寺」中，晨起見階前百花盛開，遂口占一詩云：

一爐香篆裊煙紗，紫燕尋巢識舊家；
莫怪東風無賴甚，春來吹發滿庭花。

在東京探幽訪舊，彷彿就像是春來歸巢的紫燕一般，尋覓昔日的點點滴滴；東京依舊花開如

錦，然而舊遊風流雲散，已不復當年景象，所以數日後轉往橫濱逗子海邊，見到了滿頭白髮的河合仙夫人，重溫稚子般的情懷，享受着難得的天倫之樂；想起箱根的靜子表姊，竟不敢也無顏問起她的情形，河合仙夫人也諱莫如深的不再提起靜子的一絲一毫消息，蘇曼殊在茫然的懷思中有詩云：雲樹高低迷古墟，問津何處覓長沮；漁郎行入深林處，輕叩柴扉問起居。

十年了，十年的歲月足以使滄海變爲桑田，一別天涯兩茫茫，蘇曼殊雖然多次前往逗子海邊探母，但近在咫尺的箱根姨母家裡却不曾再加涉足；當初是他自己辜負了伊人的情意，又焉能再事橫加撩撥她平靜的心湖呢？面對着爛漫的春光，心潮如大海般的起伏不定，在唏噓感嘆中作了一首「春日」詩云：

好花零落雨綿綿，辜負韶光三月天；
知否玉樓春夢醒，有人愁煞柳如煙。

逗子海邊侍母開居，旬日以後又看厭了潮汐漲落，寂寞的鄉居生活，使蘇曼殊又熱烈的懷念起上海的繁華，剛好柳亞子來信問到「胡不歸乎？」乃匆匆辭別河合仙夫人重返滬上，寓霞飛路寶康里，認識了名伶小如意及小楊月樓，彼此交往密切，又開始了一段徵歌逐色，飛花醉月的時光。

生活層面入新境界

民國六年夏天，蘇曼殊在上海過得非常充實而愉快，新交了一些演藝圈裡的朋友，時常聚一起高談闊論，彼此都感到頗爲投緣，遂使他的生活層面及幅度，進入了另外一重嶄新的境界。其

時包笑天正在「文明書局」主編「小說大觀」，扭不過老友之請求，蘇曼殊撰寫了一篇八千餘字的小說——「非夢記」，這是他的最後一篇文字，加上先前的「斷鴻零雁記」、「天涯紅淚記」、「絳紗記」、「焚劍記」、「碎簪記」，合稱「蘇曼殊六記」。「非夢記」仍然是一篇三角戀愛悲劇，主角燕海琴的性情、狀貌及遭際簡直就是蘇曼殊化身，而女主角汪薇香與劉鳳嫻更可以找到靜子與雪梅的影子。如果把燕海琴比作「紅樓夢」中的賈寶玉，那麼汪薇香便是林黛玉，劉鳳嫻則像極了薛寶釵。燕海琴為世家子，父母早故，依其嫡母劉氏成長，受教於父執汪玄度，結識汪薇香與汪芸香兩位師妹，而獨鍾情於汪薇香；及長，嫡母為其大力撮合與自己的甥女劉鳳嫻締結良緣，遂衍生成一段悲劇故事。汪薇香纖腰密髮，天生麗質，知書達理，尤擅丹青，曾以「合心花釵」相贈，作為訂情之物；劉鳳嫻明艷動人，靚妝燕語，臉生梨渦，嬌媚嫵媚，而且善於調製可口糕點，使得燕海琴大飽口腹之慾，亦以「嵌珠小盒」持贈，並以近水樓臺之便，趁燕生病中親侍湯藥，殷勤調護，藉機以軟語撫慰、櫻唇偎親，甚至投懷送抱，親脫珊瑚戒指戴在燕生手指上，囁嚅而言：「地老天荒，吾愛不移！」

燕海琴惑於劉鳳嫻的美艷與深情，亦忘不了汪薇香的天仙資質，在他幽居鼎湖「報恩寺」養病期間，一日泛舟過湖橋，見有二女垂釣湖邊，風動裙裾，情致嫣然，審視之，果汪氏姊妹也。既而詢知乃師汪玄度攜二女正寓附近之「寶幢南院」，翌晨往訪，見汪師正伏案作畫，畫面上有一老僧獨坐彈琴，一鶴飛下，燕生奉師命為題一詩於畫上云：

海天空濶九皋深，飛下松陰聽鼓琴；
明日飄然又何處？白雲與爾共無心。

汪玄度笑謂燕生道：「字跡類女子，然小詩可誦也。」不日汪師攜二女返里，燕海琴與汪薇香竟沒有機會一通情懷。倒是乳媼韋氏代達消息，燕生指天為誓，矢死此志不移，乳媼大喜，允代兩人安排相見的機會。

不料乳媼的安排却為燕生嫡母及婢女阿娟加以利用，使燕生誤以為汪薇香私自與人約會柳蔭澤畔，因而一氣之下退還了汪薇香贈給他的「合心花釵」；這廂的劉鳳嫻在嫡母的慫恿下更是趁虛而入，織成一副軟香溫玉的羅網。然而燕海琴心緒惘然，隻身重往鼎湖「報恩寺」，終日閉目靜坐，顏色憔悴不堪。

劉鳳嫻跟蹤而至，親手剝荔枝變生，含笑道：「有人詠荔枝殼云：『莫道紅顏多薄命，昨宵曾抱玉郎來。』二語工乎？」燕生漫應云：「工。」復謂：「果勞玉趾，良用歉仄，既承垂愛，今有至言相告：吾多病，殆不能歸家，即於寺中長疏拜佛；一報父母養育之恩，一修來生之果。幸表妹為白嬌娘，請嬌娘哀而恕之。」

劉鳳嫻以其聰明及睿智，力陳燕生不可自暴自棄，並以「海潮漸逝，是吾瘞身處也」相要脅，同時施展淚眼攻勢，一時情網彌天而下，使得燕海琴不得不改絃更張而說出：「表妹高義干雲，吾其無感綴在心？爾後自當常接表妹歡笑，不得謂非上蒼垂慈。」劉鳳嫻遂轉悲為喜，復露其

柔媚之態，軟香溫玉，遽投生懷，偎賴親唇，極盡纏綿。由韋氏乳媼口中得知所見汪薇香與人在澤畔私會一事，純屬為人設計，假燕生之名，約會汪女，而又以他人赴約，故意使燕生於樓頭窺見而疑汪女不貞，因而一怒還釵，伊人含淚吞聲，無以自白，幾欲抽刀自刎，而因其父正在病中，乃苟存人世，以待水落石出之日。無何，汪玄度病卒，燕生出資營葬於鼎湖，接着嬌娘迫令其與劉鳳嫻早日成婚，燕生往覓汪薇香，是夕月寒霜冷，二人會於庭中，燕生肢體顫抖，無以為詞，忽抱薇香入懷，兩人胸際沉浮呼吸，息息皆聞。

汪薇香含羞帶情，如泣如訴的說：「君既迫於家命，吾又豈容違越？願自保愛，毋以一女子傷君之懷。吾之銜恩戀德，以至於今者，以君或能娶我耳。不謂天心已定，何必更言？今茲猶得接君眉宇，於吾福命已足，復何憾也！」言已以纖纖玉手輕推生手，生惶懼而還，終夜無寐，不知如何是好。左思右想，找不出圓滿解決的途徑，遂採取逃避之法，於曉霧朦朧中離家出走，至虎山為僧。家裡不見了燕海琴的踪影，懷疑為汪薇香誘拐窩藏，乃訟於官，而使汪薇香被押入獄中。其妹汪芸香與乳媼在尋找燕生途中，又為江上盜賊劫走，下落不明。其後燕海琴也在為富不仁的陳道陷害下，而變姓易名，逃離虎山，寒貧旅途，鬻畫為生。一日，止於富家別館，夜聞秉燭，冀伊人之入夢，忽見劉鳳嫻飄然入室，驚悉此處乃其家所有，殷勤照拂並備厚質，移往風景絕佳之「婆羅寺」，自是品茗讀書，過着閒雲野鶴似的生活，人間幻景，一一付之淡忘矣！

第二年秋天，有女眷遊憩於寺，得於從人中見到汪芸香，始知薇香繫獄，乳媼流落無方，急忙束裝返家，拯薇香出獄，使之寄食鄰媼之家。燕生約其會於疏星之下，薇香云：「造化弄人，夫復何言？君果愛我者，望能承順尊嫜，復不負鳳嫺，則君得團圓之樂，則足以慰我也。」

汪薇香萬念俱灰，了無生趣，遂乘夜投江而死，雖然劉鳳嫺與劉氏嬌母極力慰勸燕海琴，然不泣不食，終日默坐，越日與僧遺凡相偕出遊，竟乘機擺脫遊伴他往，從此音訊杳然。後來有人見到燕海琴在五指山為執役僧，山居寧謐，已絕口不談往事矣！

汪薇香蹈江而死，劉鳳嫺不忍言其後亦不知所終，就和「斷鴻零雁記」中雪梅死了，靜子不忍言其後亦不知所終如出一轍；至於燕海琴看破紅塵出家為僧，當然又是蘇曼殊本人的遭遇之翻版了。蘇曼殊的六篇小說合稱「六記」，以「斷鴻零雁記」最具特色，撰寫的時間最早，字數也最多；分爲二十七章，約四萬餘字，差不多相當於其他「五記」字數的總和。

「斷鴻零雁記」等於蘇曼殊自己身世的傳說，加以串插點綴，運用藝術的手法，以出世佛子，敍入世情關，能於悲歡離合之中，極盡波譎雲詭之致，而處處實寫，字字悽惻，但覺淚痕滿紙，令人讀之而愴然。

「斷鴻零雁記」是描寫主人翁和雪梅、靜子的三角言情關係，最初片片段段的刊載於爪哇的某報上。民國元年蘇曼殊返國後，又在上海的「太平洋報」上重刊。後來因爲「太平洋報」負債

停刊，原稿留在印刷所無人過問，當時在報館主編文藝欄的編輯胡寄塵倉促提出，前數頁係從報上剪下黏貼於簿上者，其後乃蘇曼殊親筆所書，字極娟媚，惜被排字人油墨所污，殊屬可惜。

蘇曼殊的小說大都是似完而未完，「斷鴻零雁記」首開紀錄，胡寄塵根據自己持有的原稿，在末尾加上了一段話，似未完而似已完，並聲明

「非好事也，實無可如何也！」遂交由上海「廣益書局」發行單行本，「商務印書館」也曾印行梁社乾翻譯的英文本，後來且有人翻成日文本發行。連最喜歡對蘇曼殊小說吹毛求疵，批評得毫不留情的郁達夫都說：「斷鴻零雁記是舉世所尊敬的作品。」對於其中的藝術手法，辛酸氣氛及清麗的描繪推崇備至，雖然也是屬於「鴛鴦蝴蝶派」的作品，但比起一般俗濫的作品要清新得太多了。自「斷鴻零雁記」而後，「天涯紅淚記」、「絳紗記」、「焚劍記」、「碎簪記」及「非夢記」，似乎都沒有脫離先前的窠臼及意象，都是卿卿我我的愛得死去活來，也都是無法擺平而鬧到不可收拾的地步，遂釀成令人無可奈何的悲劇收場。

蘇曼殊確實有過幾段纏綿悱惻的愛情經驗，他把這些經驗一骨腦兒的揉進到「斷鴻零雁記」，深刻而委婉，給人一種清新震撼的感覺；往後的幾篇小說，雖然在人物及情節上也有不少曲折離奇的安排，但在基本架構上，仍然沿襲先前劃定了的軌跡在運行，相對的使讀者有似曾相識之感，因而也減低了其應有的價值。

爲什麼會老是跳不出原來的圈圈呢？探討起來原因也非常單純，那是因爲蘇曼殊雖然醉心於談情說愛，但他的戀愛經驗並不豐富，只是兩情相悅而已，連「真箇消魂」、「露滴牡丹開」、「金針輕刺蓮花蕊」以及「雲雨巫山」等情況，都沒有嚐試過，對於愛情的瞭解，僅止於皮毛而已，如此稚嫩的感情生活，如何能够變化無窮，入木三分，甚至淋漓盡致的去完成多彩多姿而又多樣化情節的愛情小說呢？「非夢記」是蘇曼殊一生中最後的一篇小說，自從鼎革以後，他的老朋友們或據高位，或奔走權貴，惟獨他依然故我，視名利如浮雲，優游物外，連個棲身之處亦付闕如，學問志事更無從長進，因而也就難得有出類拔萃的創作了。（未完待續）

張大千外傳

隆重出版 咸宜君著
定價臺幣一六〇元

本書為咸宜君精心傑作，內容精彩，百讀不厭，三十二開，三百二十餘頁，另有珍貴圖照，現已出書，定價一六〇元中外雜誌讀者八折優待祇收一二五元，歡迎購閱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—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